

## 2014 給上一代人的情詩

2012 我閉門苦讀高普考

喝風，吃雨

靠小寧打工接濟

不去聽 2013，機械獸鎮密陣形

議場外靜列

菸絲墜落

黑暗中大口呼吸者，行為已違法——

一場雨。

上一代逼視著大火

這一代

卻在雨中弄髒了眼鏡。2013 我騎單車載小寧

回到老眷村

旋即跌入 1997、1985、1968

承認記憶不願帶走的（老窗格、薄暮色

雨夜小巷子）

遺忘就註定要帶走……

2013，這世界已不屬於我

牽著小寧走上街頭

人群中我高呼口號：「無法原諒是因為

已經原諒？」「依法行政意思是

怪手與拒馬？」

時光的背影瀟灑轉身

槍殺了我們——

（2014，時間倒轉

死者甦醒

公平與正義要回來了，白紗裡小寧嬌羞

奔向我胸口）

一場夢。

2013 我在深夜重讀王小波

在一並不偉大的時代，執意翻開偉大作品

旋即被拖入歷史的暗巷

像殘廢的

大樓洗窗工，在暴雨的逼供中哭出白銀……

2013，天地不仁

誰不是自己

僅有的不敗之地？

2014 床頭燈亮，我知道基本薪資

快調漲了

我知道自己快有房可住了

我知道十七歲小寧

卸下肩帶，在一個新世界的微光裡等我

我知道，我知道

但 2014

睡不著的人沒權利要求醒來……

## 西門深夜走唱隊

一

晚風徐徐，不再為誰感到憐憫  
悲傷的歌者

胸口已雜草叢生

從戀愛開始，星星在不固定的

隱喻上方照亮

夢裡的廢墟和淺水

熟睡的漁夫

輕含著蘆葦略有苦味

二

不再為誰感到疲憊

往海邊的打烊巴士 307

繞著噴水池沉思

直到油料耗盡，等車的老人

徹夜把它漆成藍色的

鯨魚骨骼的藍，夜晚的海棠花

在沙灘靜靜死去  
然後盛放

三

不再為誰感到快樂  
為誰歌唱

鏡頭前一對擁抱情侶  
挽著手，消失在巷子盡處

（他們踩碎我的眼鏡）

小寧。他們擁有了最殘缺的詞：  
愛，紙屑

草地與竹蜻蜓

## 在凱道

——與洪仲丘

今晚，我們無權保持緘默

刨去雙眼的鬼魂紛紛

湧出星空的牢房

那深奧的光芒震醒我，掩沒我

今晚在凱道

我們不能流淚不能

背對

那遭挑釁的盲人，遍尋不著的天空……

這麼多夜晚過去

安慰的是誰的明天？那視我們為灰燼的世界

大風般掩面而來

密雲是顛倒的盛宴，釋放無聲的大火

今晚在凱道，我不思索自由

雨水落下

落下，就無權保持緘默

在凱道，今晚

我們就是易燃物周圍的白紙，是安靜

移近針尖的閃電

是硫磺粉

撒滿世界漆黑的眼窩，下一瞬  
就要艷紫地點燃

（那裡，黑暗曾如大軍般蝟集……）

三十歲聚斂隱密的光源。安靜的雨水直抵  
胸膛冬陽般慢慢呼氣

我們微笑著

滿懷希望卻看不清自己

不再怨懟。原地的自己只感覺到風

三十歲擱淺萬物與記憶

熄滅心中

微小的銀花碎火。像冬夜

長泳者上岸清晨——

滿潮了低溫的陽光。事物的秩序穩穩

如大衣千鳥紋

平行、靜默

不再穿過充滿罅隙的一生

心在一切的深處受困又重新完整

而你也來到此刻

三十歲

餘暉海水般攪著她肉體，潔淨。現在是無悔冬陽

青空澄澈，安放一切的光潔與明亮



抵達過的遠方退的更遠

晚風徐徐

我們已不必看清自己

1997

1997 1 幽靈醒喺陽台

睇王家衛

偷食我駱駝牌香菸。窗外只有維港七月

潮水嘅閃光

呢明亮、虛無嘅艦隊——

溫柔炮擊著我，唯小寧卸下蕾絲細肩帶

拿她三十歲少婦風韻

逗弄我

十七歲未老先衰

我蒙頭就睡。1997、1989 都係黑夜

寂靜

係小巷子嘅雨

（將熄未熄嘅歷史……）

遺忘與感傷嘅最終形式。1997 喺一座圍城

愛上一個笑話

將一顆黑心未爆彈，埋進胸口

新旗袍，舊酒樓

1997 和小寧分手挨晚

我係旺角嘅霓虹下思索

「一个理想国

可有兩種預約制？」歷史前進，時光卻倒流

順序回收金店

舞場

人世嘅建築與世人嘅夢

（1989 我翻開皮夾，驚覺所有和小寧合照——）

全都有我。槍聲四起，小寧拉緊了窗簾

我知一切都係1997（唔，2046）

昏燈下唯小寧

睡眠迷濛，含笑對我講

「不如我哋從頭嚟過……」

